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十三

卷之三

三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

錢唐袁枚子才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額鬚髯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於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已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讎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啓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  
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  
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  
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  
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率汪領七村人投太祖高  
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  
之公袖七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  
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  
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麥中門迎奴  
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  
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  
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

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  
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  
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  
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  
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擺夷粵之西隆  
州相繼驛騷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  
公慚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優  
詔不許公感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  
膽裂繳上苗賽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成功成乃造橋雲貴交  
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  
作亂兵部尙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  
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

環花衣焚香俯伏惄子莽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餒錢寶布金盤銅蟒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世宗批示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祕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從雲貴入相入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昇公須臾望見顏色公未及答入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喪耦不得已皆散行百里外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狼山鎮某也公亦潛然淚承睫下入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

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入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貨賡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鼾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醫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璉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世宗命戶部尙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槩禁盤匜櫬窬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公入宸翰亦入聞府中無園圃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兼兵部尙書公力爭不可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眩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

所生公報虛以威虔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驃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驃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於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謚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漸先生與相國王公掞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生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

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  
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 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謁  
選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  
怒曰穀以備賑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擣  
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 旨禁內地商  
羈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咸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  
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  
地咸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旣得此  
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譖是明誘之而暗苦之也  
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  
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  
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卽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  
官興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

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攝道篆後到曰此啓誤矣  
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  
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  
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  
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徵公幾不測初兩院閱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  
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  
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國初以鄭氏稅簿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  
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請於高公曰人謂欺隱清可歲增  
漕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必于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  
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  
勻於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  
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具獄上總督  
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

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  
卒公長身廣額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懾懾如不及而於權貴處屹不可動在  
閩時巡撫常安屬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  
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  
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  
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  
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  
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魯高公以迎    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  
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慍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嘿然出苦言於  
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簋之外無  
他過菜口不言生產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於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  
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  
我責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

詩四卷子某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限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率其衆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駁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於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愠色喟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愠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於此修篷擗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百

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煙漸縷縷希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鬨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禁聲鬚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鞬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一罵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國敗於

小國慮四隣輕之欲洒削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卽日搖艤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攘竊墳衢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三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驚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跼而請曰今日難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於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爾必至民將大安第恐汝違吾言先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懼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尙餘五千石有奇兩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謾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

心震動意在必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寧我其能無絕交乎

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卽真也嫉嫉然喜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今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長官於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僞供故收藏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候

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跽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於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啓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遽呼駒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覬覦遷缺而然事大可疑

我悔之折骨此段歎懷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於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啓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於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妝不食不言命家人昇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 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日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忿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於牴牾謾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今嚴牒下牧足矣牧懼卽製巨梃千長枷百餘驅追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

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氓也雖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強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錢公於郊酒行泣下若永訣者然公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征爾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於訪公曰以民變劾官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爲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塗追者至鎗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椎牛而囂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